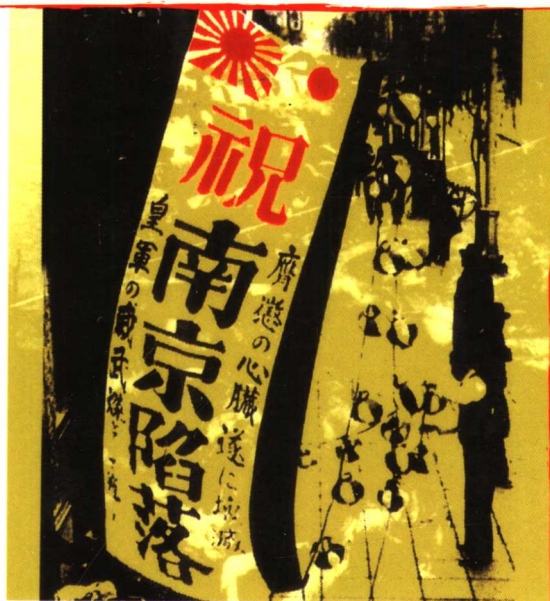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和 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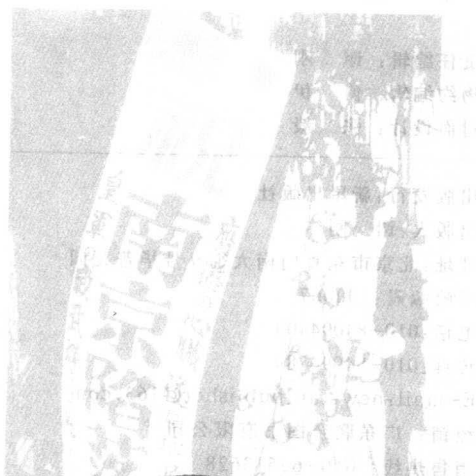


津田道夫 著

程兆奇 刘燕 译

南京大屠杀 和 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津田道夫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 (日) 津田道夫著; 程兆奇, 刘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48-777-X

I. 南... II. ①津...②程...③刘... III. ①南京大屠杀—研究
②侵华—战争罪行—研究—日本... IV. ①K265.6②K313.46

中国在版编目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94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字: 01-2005-2475 号

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日) 津田道夫 / 著

程兆奇, 刘燕 / 译

责任编辑: 谢 刚

物约编辑: 傅 伊

封面设计: 张 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经销: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10-65513628

印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25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序 言

亲爱的燕子，最近你和程兆奇先生翻译了拙著《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日文版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作为作者，我感到高兴并向你们表示谢意。在此，我以给你写信的形式，作为中文版的序言。

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我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我至今仍记得战况在家里也是话题。还是孩子的我，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握紧，惩罚的枪和剑”等并不明白歌词意义的战时歌曲，学着军人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到了12月，对“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众中愈发高涨。媒体也积极参与迎合时局、鼓吹战争的大合唱。

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军大胜”的旗帜和大幅标语早早地飘悬于东京的各处，在狂热的大众的推动下，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举行了占领南京的庆祝活动（日本军占领南京实际在12月13日）。这天下午，埼玉县久喜町（现在的久喜市）的小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其中就有我。晚上，父亲带我去看灯笼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灯笼的波涛，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此后数日，全日本都沉浸在庆贺的气氛中。从1931年9月藉柳条湖〔中国称柳条沟〕事件引发的“满洲事变”（当时日本方面的称呼），到1945年的战败，日本习称“15年战争”。在这一期间的全民性庆祝，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南京陷落”和1942年2月15日英属新加坡陷落两次。其中，在

我幼小的记忆中尤以“南京陷落”时最为热闹。

与此同时，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也可以说，日本官兵正用中国男女老少的血和泪上演着另一种形式的庆典。

我从这样的幼儿体验变为痛切的自觉，已是 80 年代初相当晚的事。换言之，我在这时才首次从精神的层面上来思考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想到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我惟有羞愧。我 1949 年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各种民主主义的人民运动，至今不变——但这仍未脱离一国的局限。就此而言，可以说我没有负起自己所应负的战后责任和战后责任。说起“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并没有自外于所谓“总力战”的侵略战争，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为什么日本人必须承担道义的责任呢？这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古往的战争——譬如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是封建诸侯之间的战争，只要不在直接战场的民众，都可以说是战争的第三者。但“15 年战争”——特别是日中全面战争以后——经济、文化等一切都被纳入了为了战争的“国策”，反体制运动受到彻底的镇压，每个国民都成了“国家”的一员，为总力战，即所谓“圣战”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统治民众的每个人都被国家动员起来——小学生的我也不例外——热衷于迎合时局的宣传、煽动，酿成“惩罚暴支”（支，即支那，当时对中国的蔑称，“惩罚暴支”是当时国策口号）的气氛。我把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作为问题，当然不是说天皇制帝国主义可以免罪。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无疑是以裕仁天皇为中心的天皇制帝国主

义的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即使作为和战争领导层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日本大众的战
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

因此，本书的执笔理所当然地被归结到我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就是，在平常情况下“普通的家庭成员”、“正直的劳动者”、“平凡的大众”等等的日本男性，一旦被套上军服开赴中国战场，为什么就会变得那么残酷？单把它作为战场的异常心理问题处理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日本大众的日常意识中探索。当然，既然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为题，那么对涉及大屠杀的有关材料也作了一定的介绍。滥杀无辜，掠夺，以及令人酸楚的对女性的暴力——强奸、轮奸、杀戮，这一切都无疑暴露了日军官兵的人格崩溃。而且，后方日本大众的道德同样败坏，这可以说是前方败坏的基础。以此而向大众的日常生活在探寻，就是我的问题意识。我希望阅读本书后能得到首肯。

我在此特别想强调，对造成“大屠杀”的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的批判性分析，仅限于战时中的问题和历史研究的问题是不够的；这对今天仍是必要的。我们日本人把外交、军事托付于美国度过了50余年，对大众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仍没个结论，这本身就是问题。日本随着讴歌 60 年代以降到 8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大国”意识再次形成。日本人当年拿着刀枪进入东南亚，今天以相近的精神状态作为企业“战士”进入东南亚，榨取当地民众，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这样的日本人，正在进行改变“15 年战争”性质评价的宣传。

1963 年，曾是无产阶级作家、后来转了向的林房雄带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登上舞台。但当时他的观点尚未普及至大众。因为日本大众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但还有一定的责任感。

然而，最近，从战败 50 周年村山内阁在国会提出战争谢罪决议的前一年起，阁僚的“狂言”可谓接连不断。1994 年 5 月，羽田内阁的法相永野茂门因说战争目的正确、南京大屠杀为编造而被追究辞职；同年 8 月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也因鼓吹日本推动亚洲“民族的活化”、促进独立而被逐出内阁。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以自民党为首的反动政治家的本心就是如此。

而且，从 1995 年起在草根层面相当多的青年开始接受“战争修正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主持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1995 年 7 月成立）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1996 年 12 月成立）可作为代表。在他们看来，迄今的“现代史”都是在凡日本皆恶的“自虐史观”支配下制造的历史；为此，他们要改变这一状况，要使年轻人感到本国历史是可以自夸的历史。其结果，便是比“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走得更远的观点的泛滥。《产经新闻》和同社刊行的《正论》、小学馆的《SAPIO》、文艺春秋的《诸君》等总动员，发动了强劲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攻势。去年小林よしのり的大部头漫画《战争论》出版，到今天的短短时间里已卖出 50 万册。小林的书中充斥着“白色人种的欧美列强以歧视主义对待有色人种，把有色人种当作下等猴子，为了将亚洲从白色人种的殖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决不是侵略战争”，“东京裁判编造所谓南京屠杀等罪行，是无视国际法的集团的私刑”，“我就是要颂扬为了祖国拼死而战的祖父的功绩”等等耸人听闻的宣传；而且以通俗的形式推向大众。

从上面一瞥即可见到，我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1995 年问世至今，只不过 4 年的时间，日本大众层面的反动化已急剧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本书是自己没有对战争责

任和战后责任尽责而痛作反省的产物。从上述看，追究日本大众战争责任是一个不能不继续的课题，我将始终站在前列。

中国领导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牺牲，同样，日本人民也是牺牲品”。若以为由于中国当局的明言，日本大众就因此可以免责，那就是无赖的想法。我以为，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应从期待与日本反动派（自民党等）斗争的“人民”主体的形成上去认识。但正如以上所述，最近的动向是“人民”主体的解体，反动“大众”的形成（请注意我在此用“人民”和“大众”的日本语区别）。

最后，在此中文版序言结束之际，我有一寄语：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津田道夫

1999年3月1日

目 录

序言 i

第一部 盘算和虚无主义——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精神构造

一 卢沟桥事件和日中战争 3

1. “祝南京陷落”妄想曲 3
2. 侵略中国的足迹 10
3. “分离华北的活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12
4. 中国大众道义的昂扬和事件的意义 14

二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条件 17

1. 南京大屠杀事件——狭义和广义 17
2. 从上海战役到南京攻略战 23
3. 兵站计划的不备 25
4. 争夺第一的竞争 27
5. 俘虏对策的缺乏 31

三 真相的一端 (1)

——蒋介石、日本陆军省、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36

1. 蒋介石对日本国民的呼吁 36
2. 日本陆军省的文件 38
3.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41

四 真相的一端 (2)

——从中国方面的文献看 47

1. 汉口《大公报》的社论 49
2. 从著述材料看大屠杀 51

五 真相的一端 (3) ——原日本兵的记述、回忆 58

1. 东史郎的阵中《日记》 60
2. 中国女性的对应和反抗之死 65
3. 中国大众的复仇 68

六 平民的盘算和虚无主义 72

1. 一个考察——鹿地亘 73
2. 橘孝三郎的茫然 74
3. 大众虚无主义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 78

七 日本大众的思想构造 81

1. 平民的利己主义 81
2. 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 84
3. 天皇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87
4. 即使那时已有所知 90

第二部 战败 50 年和民族道德

一 揭穿桥本龙太郎的谎言

——“大东亚战争”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97

1. 桥本龙太郎说了些什么？ 97
2.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见解 99
3. 一以贯之的 15 年战争 101
4. 作为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 103
5. 如何看待苏联参战 106

二 现在正应作民族的自我批判 109

1. “一亿总忏悔论”和“受骗论” 113
2. 战败之初日本大众对中国和朝鲜的感情 116
3. 战败之初日本大众对美国的感情 120
4. 现在所要质问的 124

三 被侵略方面不会忘记 130

1. 靖国神社的战犯性质 130
2. 我的小小的朝鲜体验 135
3. 读《尹奉吉——密葬之地金泽》 140

四 战败 50 年和“不战决议”问题 143

1. 捏造历史的“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 143
2. 从议事录删除上田耕一郎的发言 145
3. 盐釜市议会前所未有的奇事 148
4. 吹田市议会清濑市议会等的活动 148

五 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151

1. “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思想史背景 151
2. 藤冈在近现代史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 154
3. 司马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 159

六 南京大屠杀中对少女的暴行 169

七 现代日本反动思想状况批判

——第 145 届国会和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 179

1. 第 145 届国会及其周围 179
2. 政治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 183
3. 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 186
4. 为什么新的国粹主义能够抓住人们？ 192

稍长的解说性的后记 196

附录：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著述 203

译后记（一） 210

译后记（二） 212

盘算和虚无主义——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精神构造

一 卢沟桥事件和日中战争

1. “祝南京陷落”狂想曲

1937年（昭和十二年）12月11日下午，在高崎线熊谷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等车。其时正是日本军即将占领南京的前两天，社会上已是一片祝贺胜利的气氛。如果南京陷落，“支那事变”就结束了，这也是国民的一个期待。然而这位男子却面呈忧色，他是埼玉县县立久喜高等女子学校（现久喜高校）的国语教师，又是妻子和三个儿子的五人家庭的家长。这天早晨他接到哥哥病笃的电报，上午完成了工作，这时正在去乡下看望的途中。

哥哥的长子当时在“北支”〔当时日本称中国华北地区为“北支”〕，正“为了御国”而战斗。无论如何只能自己去照顾。但想到哥哥迄今的所为，出门时妻子和他的口角，这个男子的心情十分郁闷。在“南京陷落”的浮嚣中，这样的消沉情绪颇为微妙。这个男子记日记已成了长年的习惯，在短短的候车时间里，他记下了下述的话：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晴，甚暖。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在熊谷站的候车室。正等待三点十六分的下一班列车去阿久原（当时为埼玉县儿玉郡若泉村阿久原）看望病兄。在南京陷落的世界性的大事中，国民沸腾了，学校也从一时起和久喜町的游行合流，在这样意气高涨的时候，我此行是多么可悲啊。

而且今晨妻子又埋怨……秩父瀨（乡下的通称）的哥哥什么亲情都从没有表示过，但一遇事却立即来找麻烦。因此非常反感。结婚时什么也没有，分家时就像扫地出门一样，（次子）荣司死时为葬仪也有责言，现在浩（三子）、辉男（四子）大病也不来探视。

但自己病后却来休养了一个月，我们仍给予照顾。一雄（兄的次子）生病和遇到其他事时谁给的钱也不还。因此反感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此次正一出征，不能不去。旅费、医疗费也不能不出。

最后，妻子感叹：“如果我们贫困而需关照时，不知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这样的情况当然谁也不会来关照。”

这个男人就是我父亲。

当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使日中间开始了全面的战争，日本军11月在上海得手，12月便杀到南京。后方的日本大众正在焦急地等待南京陷落。性急的报纸已多次虚报过南京陷落。

——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任课老师针谷先生在教室里贴出东亚大地图。日本（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南萨哈林、千岛群岛）是红色，中国是黄色，傀儡“满洲国”是黄色上涂红色斜线。早上我们先到教室的人，看着墙上的地图，“南京在哪里？”“南京（kin）？”“只有南京（kiao）”——二年级的小孩还没有南京的“京”是“kin”的知识。以为既然东京的“京”读为“kiao”，南京的“京”也应该是“kiao”。从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的日常话题中也可见国民对南京陷落的期待。

在这样的大众气氛的推动下，政府在1937年12月11日举行了全国性的庆祝南京陷落的活动（实际上南京陷落是12月13日）。在东

京，全市的祝贺仪式早已准备就绪，同日悬挂着“祝南京陷落”标语的气球飘扬在市政厅上。下午1时起小学生和女子学校的学生游行，晚上6时起中学生、青年学校的学生和在乡军人会等在全市举行了灯笼游行。当然，这不限于东京，全国的市町村包括父亲和我住着的久喜町（现久喜市）也不例外。当时还是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我，下午也参加了游行。父亲去看我的伯父也在同一个下午。

父亲要负担病妻（我的母亲）和除了长子哥哥以外体弱的我和弟弟，在工作的学校与校长和同事也不和，作为家长，他承受着身边的一切烦恼，而作为当时的教师，他还在精神上深深地参与稍远于己身的日中战争。如果说前者在父亲的精神生活中是一般的日子，后者，即战争，就是特别的日子（这个一般部分向特殊部分的渗入是随着战争的扩展、大众生活的恶化和战火燃烧到本土而深化的）。在这个阶段，在父亲的日常生活的内面虽可见“一般”和“特殊”的摩擦，但精神生活逐渐融成一体。父亲并非自觉的战争赞美者。他在日常生活中是“朴素”地接受战争的，作为一个庶民教师，他对“时局”抱的是顺应的态度。

和一般着眼于政治统治者的战争责任不同，我以为日本大众也有不可推诿的战争责任。所以我以父亲这样一个普通庶民教师的精神生活为素材，从战争的日常体验来思考这一问题。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日中战争是完全不加批判的。

下面摘几条卢沟桥事变后父亲的日记。

“七月十一日（日），多云，有时晴，傍晚小雨。

支那方面无视停战协定，事态严重。——支那实在是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不知使本国强盛而轻易地受人纵容，实在是愚蠢。日本

今天军备尚未完备到那个程度。如果只是对付支那，还游刃有余，但一旦引起事端，俄、英、美一定会跳出来。这样的话，战争就会长期化。真是很难办。”

有些话好像是出自参谋本部的幕僚之口。比如7月28日的日记所显出的焦急。

“北支事变扩大——我军断然奋起。

占领西苑、南苑和其他要地。

昨夜久喜町下达了征召三人入伍的征召令。

今天傍晚，五月末回家的邻居的海军接到召集令。

北支事变让人忐忑不安。

一直等待着号外。

怎么都按不下心来。”（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从日记看，当时在久喜町和农村的我家还没有接通广播线，父亲是专程去商店街的熟人那儿和单位收听新闻的。

在战火飞向上海（第二次上海战争）后，日记中这样写道：

“八月十五日（日），晴。

总是日支问题。日本空军在上海轰炸敌人根据地的号外到了。愉快的新闻。

虽如此，昨天支那重轰炸机无休止地轰炸，造成了支那人和外国人共约千名的死者和约一千五百名的伤者。

政府抛弃了不扩大方针，毅然站了起来。”

这一天，近卫政府发表了“惩罚支那军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